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四年
十一月一日出版

生活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

生活週刊社
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
電話 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

第一卷 第四期

此一週

關稅會議開幕

記者

此一週，戰事在混沌中，無可談，談關稅會議．

關稅會議，已於二十六日開幕了．我們老百姓，要大大注意．中國為什麼窮？吾敢說：『中國之窮窮於關稅』

請看民國十三年海關報告：

進口貨價 一•〇二一•二一〇•六七七 （海關銀兩）

出口貨價 七七一•七八四•四六八

出入相抵，進口貨價比出口貨價，約多海關銀二萬四千萬兩，約合銀圓三萬六千萬圓，即為民國十三年中國對外商業上損失之數．

一年損失如此，看海關報告，差不多年年如此，中國那得不窮？

若使中國自由訂關稅，進口重些，出口輕些，或單征進口稅，免出口稅，何至年年損失，使國家窮到這種地步？

本期目次

關稅會議開幕 記者
開拓西北之成功人 松介
參寫人(下) 知非
南京做機房的生活 艾丹若
生活消息
北京的人口與職業

開拓西北之成功人

松介

余行後套．數聞道王同春先生其人者．至套西．寓區董李君增榮家．又見楊君春林．是三家者．皆以私人力量經營墾地之具有成績者．而王先生尤著．不可以不紀．

（一）王同春 王君．直隸邢台人．目不知書．而豪爽有奇略．後套自清初劃為達拉特及杭錦兩旗游牧地．關內人覺漸從而問津者．有郭姓某，始鑿一渠．號老郭渠．君又續鑿義和渠，沙河渠，各長百餘里．澆地二千餘頃．地肥沃，遠近爭來佃．其貧者，假之衣食牛具，俾各得所．地距薩拉齊縣千餘

里．官府之力莫及．凡解爭禦侮之事皆就君．於是富厚雄一方．光緒三十年，貽將軍來督墾，舉渠與地爲國有，慨然無難色．將軍從問後套水利．君歷數如掌上紋．八大幹渠之疏治，蓋君之策劃爲多．將軍去後，渠工漸弛．義和沙河，以君之力，得以不廢，與永濟豐濟均稱通暢．今五原縣境，大抵因君之舊．縣城東南二里許之隆興長市，商民二千餘戶，號爲殷盛．此隆興長者，卽君所營商業之牌號，積久蔚爲巨鎭者也．某年，山西旱，飢民萬餘人，轉徙至套．君開倉廩三月餘．民國以來，後套亦多故矣，君家固無恙．敎育局長于培祥先生爲余言，君之始來，纔十二三歲，初充郭姓小夥，漸升掌櫃．掌櫃者，蓋猶行公司經理之任，古所謂家臣者也．每大雨後．路泥濘．他人酣睡，君則走馬百數十里，或二百里．視水流所向，審地勢高下，不解測量而明悉水利，濬渠有成，蓋得力於此．于先生嘗與同車．至店必先問飼馬草料有無．夜半，馬飼豆，最肥，君必起視，曰，旅行所恃，牲口而已．僱人多不經心，不可不躬自爲之也．所飲食，與僱人等．必僱人先嘗，乃入口．以本年八月某日沒，年七十有幾．因視沙河渠口工，感暑患痢以死．嗚呼，如王君者，庶可謂以死勤事者矣．他人或嘗其豪强武斷，然亦不必爲君諱．正惟其豪强武斷，乃始克辦此耳．

（二）李增榮　八大幹渠之西，有藍索渠，長數十里．其北稍分東西兩支．東支今歸馬雲亭會辦所有，西支則李君增榮家所有，李君之祖，始開藍素渠口，歷年疏鑿，遂克有成．或謂余，各區社徵派至繁，農民不勝重負，率以逃亡．李君爲西區社董，凡有徵派，自任巨半．收佃租，體恤特甚，多所減讓．以故佃力日裕，荒地盡闢．李家之收入，轉以加多．古人有言，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．又曰，土地荒蕪，剝克在位．蓋徵之於家而已然矣．噫！

（三）楊春林　楊君．山西河曲人．有地千餘頃．墾楊家河子，亦長數十里．家中渠工百餘人，跑外者三十人．他僱工及佃戶稱是．爲言渠家開渠，今年不成，期以明年．明年不成，更以後年．有淤墊，即時疏治，必暢乃已．僱人薪貲．最多年不過二百金，少者乃僅二三十金．與官廳辦事蓋有間矣．彼或月領數十金百數十金而曾不事事．間有能者．又不期月去．無惑乎渠工之日荒也．雖然，在官而勤事者，果遂無其人乎，其人又果常可得乎，寧第後套之渠工然哉？而渠工其尤著者巳．

夢裏人（下）

知非

過了兩天，忽然各連官長傳令開拔了．營裏的人，大半慌張之至，學文暗裏很是傷心．當下各人都發了一個月餉，又領了些子彈，裝束齊備，軍號一響，便整隊出發．沿路上那領隊的兩枝軍號吹出來的聲音，比平時格外來得悲壯．那些官長們，也裝出些不怕死的樣子．可是一般兄弟們，卻大半垂頭喪氣精神不振．到了車站，上了火車，沒有半天的工夫，他們早到了離前敵不遠的崑山．

他們駐紮的地方，是崑山城裏的

一個小學堂．這學堂裏的敎員學生，早已跑得精光．他們出外一看，不知怎的那街道上也沒有一個人，大家小戶大都關着門；也有開着的．却不見有人出入．原來崑山這地方，雖是一個小縣，不及蘇州，上海那麼繁盛，却也交通便利，物產衆多．自從那年長毛造反以後，六七十年沒有見過刀兵，所以人民個個安居樂業，尊重禮敎．可是太平日久，便有些軟弱無能了．所以一聽見諸位丘八太爺要光顧，早已嚇得魂飛天外．有錢的便搬家到上海租界去求洋人保護；沒錢的也要四方逃難，討飯容身．只有老弱的人，吃不起苦，無法逃走，還留着家裏；還有那些辛苦一生，積起一點財產的人，不忍把他丟掉，也死守着不去了．

這時那幾個老資格的丘八，開始打刼了．學文起初還不敢附和．後來看見他們手上居然戴了些金手表，金戒指，官長們見了，並不追問，不覺眼熱起來．便約了同棚的兩個知心朋友，一叫劉富有，一叫陳常勝，計議了一番．大家想了一會，總以爲不妨大膽的試一試．當下三人背了槍，像像的走出了學堂，便一直往大街上走．只見那些大小店鋪門都開着，生財傢伙大都破壞不堪，貨色鋪了滿地，給人踏得破壞不中用了．他們知道這是已經搶過的，再去沒有味道，便想轉向後街上去．正走間，忽見粉牆上貼着一張很大的告示，學文站住脚，讀道：

將軍行營示

本帥幾經布告．志在保境安民．
只因敵人强梗．不得已而用兵．
連日大軍移調．紀律均極嚴明．
凡爾居民人等．各安生業眞驚．
倘有匪徒滋事．准爾捉獲來營．
本帥愛民如子．決加懲辦匪輕．

讀罷，大家呆着．正定神間，忽見一個軍官騎着馬，帶着幾個衞兵迎面來了．常勝眼快，一見知道是他營裏汪營長，大家心虛，忙躱到一個小巷裏去．等他們走過了，伸了頭一望，只見後面還跟着幾個民夫，有幾個挑着些大包袱，有幾個提着些花瓶鐘架之類．他們纔知道剛纔看見一張告示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便放心大膽的實行了．

他們進了這條小巷，便有一個人家，大門關着．他們用力一推，便開了．裏面屋子雖有兩進，可是到處都沒有人．所有的都是些笨重傢伙，不能搬走的．把櫥門打開，內裏也只有些舊衣服．翻翻箱子，也沒有什麼實貝．他們四下裏找人，却一個也找不着．及至到了樹房裏，忽聽見有小孩子的哭聲，他們跟着找去，知道是在草堆裏．富有忙爬上草堆，只見下面蹲着一個婦人，抱着一個小孩，見他來了，沒命的望草裏攢．富有把手一招，學文便跳上去，拉着那婦人的頭髮望上提．那婦人忍痛不過，便爬出來，跪在地上哀求．常勝把刺刀架在她肩上，喝問錢在那兒．那婦人只不住的哭，手上的小孩見他母親哭，越哭得利害．他們正呼喝着，不提防草裏攢出一個男子來，一把抓住常勝的刀柄，要和他們拚命．學文一見，忙把槍舉着去嚇他．那知保險機沒有拳上，手只輕輕的一撥，只聽見轟的一聲，那人早已倒地，手脚不住的亂舞．那婦人一見，嚇得暈過去．只是那

孩子爬在地上，仍舊哭着．

學文見鬧了這麼一個亂子，慌着想走．富有道：『于大哥，人已殺掉了，偺們一不做，二不休．要是殺了人，一個錢還撈不着，不要給人笑半闖子麼？』學文定神一看，那人真的死了．纔知道殺人沒有什麼難，也沒有什麼可怕．膽氣反大起來了．他們便在那男女兩人身上搜查了一番．共搜到兩根金簪，十塊洋錢．大家纔得意洋洋的走了．

出門又到第二家．這人家的房屋，似乎講究些．可是門窗桌椅，到處破壞不堪．裏面也沒有人，只遠遠聽見哭聲．跑進正屋東面的一間房裏，只見床上躺着一個不穿下衣的女屍，有兩個小孩伏在床前哭．還有一個老太婆也不住的朝那死屍哭，一聲賊兒．一聲賊天．他們一進房，便喝住那老太婆，問錢在那兒．老太婆一見，忙跪下來哀求道：『可憐我那女孩子死的好苦！我家裏也沒有什麼再孝敬老爺們了．可憐我這兩個孩子已兩天沒有飯吃那裏還有錢呢？請老爺們別家去罷！』常勝不依道：『胡說！沒有錢麼？讓我們來搜．』他們搜了一陣不見什麼值錢的東西．又在老太婆身上搜，也搜不出什麼來．常勝富有便到別處去搜．學文正搜時，忽然看見一隻馬桶，便把蓋子提起一看，不料裏面竟有一個小包袱，浸在水裏．解開一看，裏面都是金銀珠寶．那老太婆一見，連忙用手來奪，哭道：『這一點東西老爺就賞給我兩個孫子罷！可憐他母親只留下這一點骨血！』學文理都不理．那老太婆抓住他不放．學文大怒，用力一推．那老太婆望後一倒，口裏不住的賊寃．學文火心上來，拔出刺刀來對心口一刀，那老太婆早已不響．他便連忙把一大把金珠像著望衣袋裏一裝．常勝富有忙來看時，見老太婆已死，又見搶了些寶貝，歡喜非常．看看天色已黑，肚子也有點餓了，纔一齊回到學堂．

他們都是種田的出身．半天的工夫發了這一筆橫財，快樂得像吃了人參果似的，根根毛孔無不爽快．那知樂極生悲，第二天清早，官長們忽然傳令開上黃渡的火線，實行打仗．

黃渡這地方是敵軍頂重要的防地．這邊如把黃渡攻破，便可直下上海．所以這邊極力的攻，那邊也極力的守．只因黃渡西邊有一條大河，河上有道橋，本是通火車的，沒有開仗，便給敵人拆掉了．所以開仗了十多天，打來打去大家都沒有離開河邊一步．現在教他們開到前線，便是要加厚兵力，衝過這個地方．他們乘火車到了安亭，便下了車．快步跑進前線的戰壕．將到時，只見兄弟們的死屍三三五五躺在人家稻田裏，都是血肉模糊斷頭折脚．那時雖已秋分，可是天氣還熱．那些死屍眼耳口鼻裏，都有蛆子攢來攢去，紅頭蒼蠅更一陣一陣的圍着他亂飛．也有死在小河裏的，一個個都放大了幾倍．浮在水面上，竟是一隻一隻的人船．再向前去．彈子如雨一般打來，他只好彎着身子直跑．跑時只聽見頭頂上的子彈，呼呼的響個不休．

好容易趕到戰壕裏，大家驚魂稍安．忽聽見先在戰壕的兵說：『你們也來了．我們已是五夜不睡兩天不吃了．前面的槍彈如雨一般打來，半空中還有飛機時常拋下炸彈．要是望後

退罷，後面又是架好了幾尊機關槍，只等你一轉脚他便對準着你開．你想我們還能逃生麽？我們是死定了．你們又趕來幹什麽？』他們偸着向後一望，果然有幾尊機關槍遠遠架着．還有許多軍官蹲在那兒呢．

這時學文嚇的面如土色，手也輭了，脚也麻了，眼淚也不由的掉下來了．心想：我爹媽生了我，擔多少心思，吃多少辛苦，要養育我成人．今兒白白的在這兒送死，我爹媽在地下知道了，怎樣傷心呢？我還有老婆呢，還有兒女呢，他們不是要我養活的麽？我死了，他們靠誰？他們知道了，不是要哭的要死麽？我這樣好好一個人爲什麽有田不種，偏愛來幹這個行業呢？』又想：『我前天爲什麽去行刼呢？我知道我死了，我的老婆兒女傷心，難道那漢子給我打死，他的老婆兒女不要哭死麽？我知道我死的苦，那老太婆死的不苦麽？咳！我該死了，我眞該死．我好好一個良民，爲什麽做這傷天害理的事呢？』再想：『我爲什麽幫他們打敵人呢？難道敵人沒有爹媽，沒有老婆兒女麽？敵人有什麽罪該打死呢？我爲幾塊錢一月的餉，便該幫他們殺無罪過的良民麽？……』

越想越傷心，越想越要哭，到後來索性放聲大哭了．哭的壕裏的兵，無不心酸，無不流淚．正哭着，忽然各連官長傳出將軍的命令說：『大帥吩附限定各營官長兵士今兒攻下黃渡，攻下之後，立刻犒賞十萬塊錢．現在已經運到許多木排，大家就站在這木排上渡過去．只候號令一發，便立刻集合，不得遲誤．』說罷，那邊果然發出了衝鋒的號令．那兩營多人，一齊衝到木排上去，一個個向敵人開槍，後面乘勢把木排推着向前．那知纔到河心，對面的機關槍只擺了兩擺，那兩營多人一個個不見了；只見那紅色的河水裏不絕的翻氣泡．

再過了二十天，仗打完了，人死夠了，將軍得了勝回去了．那些沒死官兵，升官的升官，發財的發財，各有各的快樂；只有那陣亡官兵的家小，日夜哭着．學文的妻子李氏因爲丈夫好久沒有音信回來，又聽見人說江南打仗，更不放心，便湊了一點川費，領着兩個小孩，到江南來尋丈夫．到了南京，便找到他丈夫駐紮的小營，想進去問問．那守衛的不答應，只好站在門外，逢人請敎．那些進進出出的兵，有的說：『不知道；』有的說：『你丈夫沒打仗時，搶了一筆錢，偸了溜到別處享福去了；』有的說：『你丈夫得了軍功，升了官，不要你這討飯婆子了．』你怎麽說，他那麽說，問了幾天，總問不出一個頭腦來．

（完）

南京做機房的生活

艾丹若

南京的馬路是再壞沒有的了；高高低低，一點也不平，那種難走的情形，眞要和蜀道相媲美了．

在幾條這樣狠狽不堪的馬路上，當你在三餐吃飯的時候經過，你總可以看見許多人，四五成羣，圍在一處

，各個手裏捧着一大碗飯，滿滿地堆得和眉毛一般高，頂上放着幾塊蘿蔔乾，有時還加上幾筷葷素菜，蹲在路邊上吃着；并且談笑自若，不減其樂．那麽你就可以一望而知他們都是些做機房的了．（註甯人呼織綢緞者曰做機房的．）南京本是出產綢緞的地方，所以在社會上從事做機房的也是很多的呵．

李老四也是一個做機房的，自己家裏有一張木機，這是他和他一家的唯一的生活供給者．在每天的早晨，東方剛纔露出一線的光亮，祗要聽見『喔！喔！喔！』一聲，他就起來點一盞油燈，開始他的工作了．這樣進行着，祗有三餐時間暫爲停止一下，和他的同伴蹲在路邊把那一碗碰鼻子的飯吃完以後，他又繼續他的工作了．到了夜深人靜，他那軋軋地機聲還要和四週的鼾聲相應，除非那盞燈光漸漸地暗淡下去和他告別之後，他方才去休息．但是不久鷄聲又起了，他的第二天的工作又開始了．

像李老四這樣勤懇的工作着，每天也能織到八九尺長的綢緞，每尺工錢有七八分不等，所以每月進欵也得有二十元光景，但是還要用一個夥伴幫助挑花，每月工錢也要三元，所以淨落祗有十七八元．

那麽他一家六口——母親，妻，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，一個兒子和他自己——都靠着這筆進欵而生活的．如果在時局太平時候，按月有進欵，省吃儉用着，那麽生活還不覺有過分困難，不過時局一緊，商業受了影響，綢緞行銷不出去，於是他一家依賴爲生活供給的織機，有時也就不得不停止工作了．這樣生活供給的來源一絕，唯一的補救的方法，祗有質當，而當鋪裏的那些朝奉格外會欺窮人．

這是去年的事情了．有一次大約在八月底上，正當那江浙戰爭的風聲很緊的時候，他很費力地抱着一大包袱衣裳去當，希望當得五元，回來好買些柴米過活幾天；那知那朝奉祗答應當二元，後來說好說歹的勉强答應了二元五角，還要除去存箱一角祗算得了二元四角．但是同時却有一個兵拿着了一牀舊布被倒當五元笑嘻嘻地去了．他在這時垂頭喪氣地未免要說一句：『唉！苦是窮百姓吃的呵！』

十四，十，二十，於南京．

生活消息

北京的人口與職業

北京警察廳行政處曾飭內外城二十區及四郊十六分署，淸查北京戶口，按其職業列表呈報．現已調查竣事，其詳細數目如下：(甲)官吏　六萬一千四百六十八名．(乙)商人　十七萬五千八百十四名．(丙)學生　八萬三千三百六十一名．(丁)工人　二十一萬〇二百九十六名．(戊)普通平民　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名．(己)洋車夫及一切雜役苦力等　七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名．(庚)小販　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名．(辛)僧道　八千五百二十七名．(壬)婦女　五十九萬三千三百八十五名．(癸)乞丐　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六名．以上數目，凡政學，紳商，鐵路工人，軍界，並優伶娼妓，以及無業游民，均包括在內．其他如外國僑民，蒙藏居民，不在此數云．